

離蝶 最近的 遠方

張日郡
文字·攝影



離蝶最近的遠方

「我的心忽然／因為渴望他能生長在一個／更願意 更有能力了解他的世界／而柔軟了起來。」

——羅智成《透明鳥》

我似乎已經忘記自己為什麼喜歡蝴蝶、書寫蝴蝶及拍攝蝴蝶的原因。每個階段我會對那個「為什麼」提出很多解答，它總是無法像數學題那樣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也許從2009年我讀碩班的那時說起吧！那一陣子我常寫詩投稿文學獎，那時的心態是為了得獎而創作。有些地方性的文學獎規定，只要書寫該地方的風土民情即可投稿，縱使從未親身到過那裡，同樣可以得獎，因為它有得獎的「模式」可以參考。

我想，創作者大概都擁有一種可以對萬事萬物「感同身受」的能力吧？那是一種想像力的展現，可以把那個不在場的自己，重新設身處地的去感受某些物事。似乎只要我願意，我便能運用這樣的「能力」，不必出門靠著電腦與網路，便能寫出一首首描寫各地風土民情的詩。我也曾經將這樣的能力，運用在書寫蝴蝶上，得過獎的〈美濃蝶書〉

是這樣的作品，實際上我根本沒去過美濃，也沒親眼看見過美濃有些什麼蝴蝶。頒獎當天我有事並未到場，之後得獎作品集寄到住處，我看著裡面自己的詩，突然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我壓根不記得自己所寫的蝴蝶是什麼名字、長什麼樣子。蝴蝶對我而言，只是用過即可拋棄、遺忘的創作素材，我甚至不必理解「素材」、關心「素材」的生活。

我開始懂得以這種的心態創作、得獎，只會像是捕蟲網捕捉蝴蝶再製成標本那樣，僅僅為了蒐集、征服及炫耀，根本認識不了任何一隻在我面前飛翔、戀愛及老去的蝴蝶。

大概也是那年，我閱讀到吳明益先生的《迷蝶誌》（2000）與《蝶道》（2003）深受震撼與感動，原來有人選擇了另一種創作方式——先身受而有感。我明白感動的原因，來自於吳明益先生踏查的非虛構經驗，以及面對自然或另一個生命時那種謙虛、誠懇的態度。因此，我重新調整了創作的方式，也因為堂弟子誠的關係，我開始學習攝影，藉由攝影也調整了看待這個世界、看待自己的視角。

2010年，我開始走進山、走進河流，透過攝影也透過雙眼，我想知道臺灣各地有些什麼蝶類，我想認識牠們、關心牠們如何生活，藉機思考自己也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甚至重新認識了我們家的山及魚池，進而走進了我、父親及祖父的關係裡去。直到現在，我仍然不停地思考著這些問題，也許這本詩集便是我這一路與土地、與自然、與生命交

往的痕跡。我當然看見更多開發者的暴力，及人類自我中心的態度，但在我還未深入了解之前，並不想輕易的嘶吼、吶喊及控訴些什麼。

我希望自己能在距離蝶很近很近的地方藉此了解蝶，也卻希望自己能身處遠方而不會干擾到蝶的生存環境。這便是「離蝶最近的遠方」，「最近」與「遠方」均是距離的概念，也意味著面對自然時我總是不停地調整我的「位置」，並修正一切「以我為本位」的想法。訴說原始的美，是不是比控訴那些環境破壞更有力量呢？我不知道。

於是離蝶最近的遠方，有時我以蝶作為書寫的主體，有時我以蝶作為譬喻，有時我也書寫我自己的生命，書寫似乎跟攝影相當類似，均跟著我調整焦距而移動著。也許可以這麼說，《離蝶最近的遠方》是一本關於蝶、關於土地、也關於我自己的生態詩集，我試著用比較柔軟的方式來傳達我的所見、所聞、所想。

除了詩本身之外，我也希望配合我這幾年拍攝的照片，讓讀者可以比較容易進入我的所見、所聞、所想。其實，我一度害怕自己拍的蝴蝶照片，沒有存在的價值，因為市面上已有許多精美、用心的蝴蝶圖鑑，我自己也受益良多，那麼又何必多此一舉呢？但我終究還是說服了自己：我希望閱讀這本詩集的讀者，也可以感受到我想藉由照片傳達的物事，也許是河流的聲音、也許是森林的氣味、也許是滿地會扎人的小石子，也許是

造物主最神奇的圖畫等等，我也特別標記了時間、地點與一小段說明的文字，希望讀者也能見到那如今已然逝去的片段的世界。

因為一隻蝶，我開始願意一併將牠所生存的環境（同時也是我們的不是嗎）思考得更多一點更深一點，如此一來，也許更能明白自己任何一種自私的舉動，將如何造成另一個生命的無助與痛苦。因為與一隻蝶成為朋友，就算回到人群時也會掛心、也會不停思索，我知道自己還會再度走過臺灣某些已經到過、那些蝶來過的或還未來的地方。

我似乎知道了自己為什麼喜歡、書寫及拍攝蝴蝶了。

我想用一輩子的時光來回答。



輯四

島嶼
邊際



飛翔，對於喜歡你的人來說，太卑鄙了！



不見——兼記宜蘭太平山寬尾鳳蝶

我總是提前想像，想像蘭陽溪一樣

擁有已讀不回的河床，潮濕而滋生晨光

只要伸次懶腰便能喚醒一座高山

讓水帶來山的名字，譬如棲蘭三星加羅

而山也允許水每天重複念一次這樣的名字

我總是提前想像，想像加羅山一樣

早已跳過歷史的陷阱，躲過斧頭，復育自然的馬戲班

箭竹射下雲朵為海，火圈始終無痛升落

每一株白木均能驚險地敘述美，而根系

會往下開鑿山的記憶，重新定義開發以及文明



我和 Nabel 想像著寬尾鳳蝶會沿著
熱風、沿著溪水，從山的深處飛來。

(2014.5 宜蘭太平山多望溪)

然後我想像在路上，想像從蘭陽溪到多望溪

從加羅山再到一棵臺灣檫樹上，想像臺灣檫樹一樣

蝶在這有一個家，那看得見的珍珠胎懷著誰？

那看不見的短小樹幹又該怎麼說？等著前翅黑褐色的星空降臨

接著紅色的十四枚的弦月後翅升起，我們將明白

不是夜晚抬頭才有星月，鳳蝶的寬尾是一座鉅細靡遺的宇宙

然後我在水中，想像多望溪一樣

有孩子踏水而過、有那些水搬不走的石頭

有蝶群排隊學習水從深山帶來的祖語

牠們聽懂礫石碰撞的摩斯碼了嗎？

關於保育、絕種、滅跡等等那些悲傷的詞彙

我在水中不願翻譯

最終我仍在想像，在五月的山中森林中溪中
而寬尾是否仍在夢中？培養一座宇宙或一股鄉愁

容我們不願懷舊，容我們的姓名就是山的名字、水的名字

譬如棲蘭三星加羅，譬如梵梵田古爾多望

多望啊！多望。思念在尚未離開之前已然成形

嘿，前翅黑褐色的星空，後翅十四枚紅色的弦月升起

蘭陽溪似乎知道，若沒有這些

倒映，溪水將會如此地寂寞起來……

註

在臺灣，寬尾鳳蝶、大紫蛺蝶、珠光鳳蝶均為瀕臨絕種的
保育類動物，在我有限的觀察經驗裡，前兩者至今仍無緣
見及。根據一些研究，物種會滅絕的原因來自於河馬效應
(HIPPO)，包含棲地破壞、外來物種之入侵、污染、人口
增加的資源損耗、過度利用等。

三隻小紋青斑蝶正好排成一列縱隊，形成
了我的想像。

(2014.5 宜蘭太平山多望溪)



假如——兼記花蓮砂婆礑水源地的吸水蝶群

假如我是一隻花蓮港小灰蝶，日治

我被發現、命名，開啟了飛舞的歷史

何以能肩負一座海港的責任，該對誰喊「歡迎光臨」

對什麼喊「莎啞娜啦」？隨著熱風飛高，我們溯溪而探源

假如我是一隻紅擬豹斑蝶，曾經與水柳雙生於堤岸

野薑花在旁綻放，我該如何理解此刻水泥

僵化的土地何以使我的野性無法呼吸（水的氣味也是）

離開，還有誰跳得過長得比樹高的堤防？

假如我是一隻青斑蝶，會不會有了蘇花高

便能飛得更快速一些，躲避種種襲擊與陷阱（啊，抱歉！

我從砂婆礑山來打醬油的，那裏不是我家）

假如我是一隻寬帶青鳳蝶，無法發聲

我將向誰探問，何以樟樹是我賴以維生，又何以

選擇在砂婆礑水源地孕育下一個自己？我將向誰探問

溯溪的觀光客？一座攔溼砂壩？還是一顆蘋果的 Siri？

太陽會與我同喝第一口水，認知一座原始的森林

認知一條清澈溪流的源頭，來自於人煙罕至的七腳川山

終究認知我不是一隻蝶，認知我不會飛

但我仍需吸水並在土地上築一個家

築一個家之前，持續假如並探問……



第一次拍到寬帶青鳳蝶的地方，便在砂婆礑水源地。牠們群聚在已無溪流流動的攔砂壩上，排出水分並留住礦質。

（2013.7 花蓮砂婆礑水源地）

默劇——兼記綠島大白斑蝶

1 我們出發

我們在港口

購買離島的船票

離港，如逃逸的一尾魚

身上長出鱗片

朝著太平洋而去

我們的肺已讓藍色海洋填滿

與天空交換一陣

又一陣汗的鹹味

海浪使我們彷彿長出蝶翼

緊貼海面沿著蝶道慢飛

綠色的島嶼

從眼底開始發芽

直到茁壯成一片巨大而漂浮的葉

遇見獨特的你

如發現另一種生活

如太陽被海從深遠的盡頭

投出，入山的網

從臺東東利路眺望綠島與觀光船，看得見的這邊便是綠島最「繁榮」的地方。總希望這個詞，也能用於陸蟹、野生梅花鹿、綠島大白斑蝶族群身上。

(2013.7 臺東)